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I 中...摇 II 辑一木...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字数：源万千字

印张：圆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书号：ISBN 7-111-00000-0

定价：20.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怨)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 第 二 回 摇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员缘)
清信人吃酒枉相讥
- 第 三 回 摇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圆园)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 第 四 回 摇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圆元)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 第 五 回 摇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猿圆)
包住宅调头瞒归好
- 第 六 回 摇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猿愿)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 第 七 回 摇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源原)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 第 八 回 摇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源愿)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 第 九 回 摇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缘缘)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 第 十 回 摇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远园)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 第 十 一 回 摇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远元)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源

- 第十二回 摇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苑)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 第十三回 摇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苑)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 第十四回 摇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愿)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 第十五回 摇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愿)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 第十六回 摇 种果毒大户撮便宜 (怨)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 第十七回 摇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怨)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 第十八回 摇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员缘)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 第十九回 摇 错会深心两情决洽 (员园)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 第二十回 摇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员缘)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 第二十一回 摇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员园)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 第二十二回 摇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员园)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 第二十三回 摇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员猿)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 第二十四回 摇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员猿)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 第二十五回 摇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员缘)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 第二十六回 摇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员缘)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 第二十七回 摇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员苑)
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 第二十八回 摇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员愿)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 第二十九回 摇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员怨)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 第三十回 摇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员缘)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 第三十一回 摇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员园)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 第三十二回 摇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员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 第三十三回 摇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员员)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 第三十四回 摇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员苑)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 第三十五回 摇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员猿)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 第三十六回 摇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员怨)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 第三十七回 摇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员缘)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 第三十八回 摇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员员)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 第三十九回 摇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员园)
羨陬隅渔艇斗湖塘

远

- 第 四 十 回 摇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國緣)
- 第四十一回 摇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國緣)
- 第四十二回 摇 拆鸾交李淑芳弃世
急鸰难陶云甫临丧 (國緣)
- 第四十三回 摇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國緣)
- 第四十四回 摇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黠挟制价千金 (國緣)
- 第四十五回 摇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國緣)
- 第四十六回 摇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國緣)
- 第四十七回 摇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國緣)
- 第四十八回 摇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國緣)
- 第四十九回 摇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國緣)
- 第 五 十 回 摇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國緣)
- 第五十一回 摇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國緣)
- 第五十二回 摇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猿猿)
- 第五十三回 摇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猿猿)

-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敲整纲常 (猿缘)
-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彷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猿员)
-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肱筐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猿抱)
-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猿猿)
-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猿怨)
-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猿缘)
-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猿园)
-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猿元)
-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猿固)
-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猿愿)
-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猿源)
- 跋 (猿园)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侬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之为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

花也怜侬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此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侬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侬云。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乃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

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绵褥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侬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躕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

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蟋蟀、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白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荒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

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

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论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迷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趺下桥来。

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沏”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碗！”

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碗，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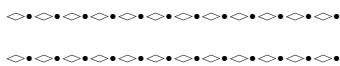
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砒。”

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水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

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援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咻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姆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

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馆人。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堂子里见见识识，阿好？”善卿道：“陆里去□？”小村道：“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馆人，叫陆秀宝，倒无啥。”朴斋插嘴道：“就去哉碗。”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觉笑了。

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



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处，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放下碟子，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开。

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赵大少爷，房间里去。”陆秀宝道：“一淘请过去哉碗。”大家听说，都立起来相让。庄荔甫道：“我来引导。”正要先走，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说道：“耐勔去砒，让俚啲去末哉。”

洪善卿回头一笑，随同张小村、赵朴斋跟着杨家姆，走过陆秀宝房间里。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自鸣钟，也有泥金笺对，也有彩面绢灯。大家随意散坐，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装水烟。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陆秀宝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去和赵朴斋并坐。

杨家姆站在一旁，问洪善卿道：“赵大少爷公馆来啲陆里嘎？”善卿道：“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啲悦来栈。”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张大少爷阿有相好嘎？”小村微笑摇头。杨家姆道：“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哉碗。”小村道：“阿是耐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宛，阿好？”说得大家哄然一笑。杨家姆笑了，又道：“攀仔相好末，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阿是闹热点？”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烟。

杨家姆向赵朴斋道：“赵大少爷，耐来做个媒人罢。”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装做不听见。秀宝夺过手说道：“教耐做媒人，啥勿响嘎？”朴斋仍不语。秀宝催道：“耐说说砒。”朴斋没法，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

正在为难，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杨家姆见没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

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张小村仍躺下吸烟。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不许动，只和朴斋说闲话。一回说要看戏，一回说要吃酒，朴斋嘻着嘴笑。秀宝索性搁起脚来，滚在怀里。朴斋腾出一手，伸进秀宝袖子里去。秀宝掩紧胸脯，发急道：“勔砒！”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笑道：“耐放来啲‘水饺子’勿吃，倒要吃‘馒头’。”

朴斋不懂，问小村道：“耐说啥？”秀宝忙放下脚，接拉斋道：“耐勔去听俚，俚来啲寻耐开心哉砒。”复瞟着张小村，把嘴披下来道：“耐相好末勿攀，说倒会说得野啲！”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讪讪的起身去看钟。

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来道：“倪一淘吃夜饭去。”赵朴斋听说，慌忙

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陆秀宝见了道：“再坐歇砵。”一面喊秀林：“阿姐，要去哉。”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都说：“晚歇一淘来。”四人答应下楼。

第一回终。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识

按：四人离了聚秀堂，出西棋盘街北口，至斜角对过保合楼，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堂倌送过烟茶，便请点菜。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另外加一汤一碗。堂倌铺上台单，摆上围签，集亮了自来火。看钟时已过六点，洪善卿叫烫酒来，让张小村首座，小村执意不肯，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张小村次坐，赵朴斋第三，洪善卿主位。

堂倌上了两道小碗，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张小村还钱说两句。

赵朴斋本自不懂，也无心相去听他，只听得厅侧书房内，弹唱之声十分热闹，便坐不住，推做解手溜出来，向玻璃窗下去张看。

只见一桌圆台，共是六客，许多馆人团团围绕，夹着些娘姨、大姐，挤满了一屋子。其中向外坐着紫面膛、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叫了两个局。右首馆人正唱那二黄《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脸，不知生的怎样。那左首的年纪大些，却是风流倜傥，见胖子豁拳输了，便要代酒。胖子不许代，一面拦住他手，一面伸下嘴去要呷。不料被右首馆人停了琵琶，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胖子没看见，呷了个空，引得哄堂大笑。

赵朴斋看了，满心羡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请去用菜，朴斋只得归席。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堂倌见不大吃酒，随去预备饭菜。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揩面散坐。堂倌呈上菜帐，洪善卿略看一看，叫写永昌参店，堂倌连声答应。

四人相让而行，刚至正厅上，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已吃得满面通红。一见洪善卿，嚷道：“善翁也来里，巧极哉，里向坐。”不由分说，一把拉住；又拦着三人道：“一淘叙叙哉哝。”

庄荔甫辞了先走。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两人遂也辞了，与洪善卿作别，走出保合楼。

赵朴斋在路上咕嚕道：“耐为啥要走碇？镶边酒末落得扰扰俚哉碗。”被张小村

咄了一口，道：“俚咪叫来咪长三书寓，耐去叫么二，阿要坍台！”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便想了想道：“庄荔甫只怕来咪陆秀林搭，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阿好？”小村又哼了一声，道：“俚勿搭耐一淘去，耐去寻俚做啥？阿要去讨惹厌！”朴斋道：“价末到陆里去砭？”小村只是冷笑，慢慢说道：“也怪勿得耐，头一埭到上海，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路？我看起来，甯说啥长三书寓，就是么二浪，耐也勦去个好。俚咪才看惯仔大场面哉，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也勿来俚眼睛里。况且陆秀宝是清倌人，耐阿有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咪，耐也犯勿着碗。耐要白相末，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倒无啥。”

朴斋道：“陆里搭嘎？”小村道：“耐要去，我同耐去末哉。比仔长三书寓，不过场花小点，人是也差勿多。”朴斋道：“价末去砭。”

小村立住脚一看，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便说：“耐要去末打几首走。”当下领朴斋转身，重又向南。

过打狗桥，至法租界新街，尽头一家，门首挂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只有半间楼房，狭窄得很，左首横安首一张广漆大床，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靠窗杉木妆台，两边“川”字高椅，便是这些东西，倒铺得花团锦簇。朴斋见房里没人，便低声问小村道：“第搭阿是么二嘎？”小村笑道：“勿是么二，叫阿二。”朴斋道：“阿二末比仔么二阿省点？”小村笑而不答。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二小姐，来砵。”喊了两遍，方有人远远答应，一路戏笑而来。朴斋还只管问，小村忙告诉他说：“是花烟间。”朴斋道：“价末为啥说是阿二呢？”小村道：“俚名字叫王阿二，耐坐来里，勐多说多话。”

话声未绝，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朴斋遂不言语。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擗上去嚷道：“耐好阿，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碗，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嘎，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隳，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噪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性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末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勦动气，我搭耐说。”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三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倒乖杀噪！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阿是？”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砵。”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膘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

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旧砵。”